



塞上明珠

青少年德育文库

塞上明珠

冯 雄

未来出版社出版发行 喜西省新华书店经售
(西安北大街131号) 三行印数: 1印厂印制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3.25 插页2 字数: 50,000
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,500

ISBN 7-5417-0384-2/I·74 定价: 1.25元

《青少年德育文库》编辑委员会

主任：何其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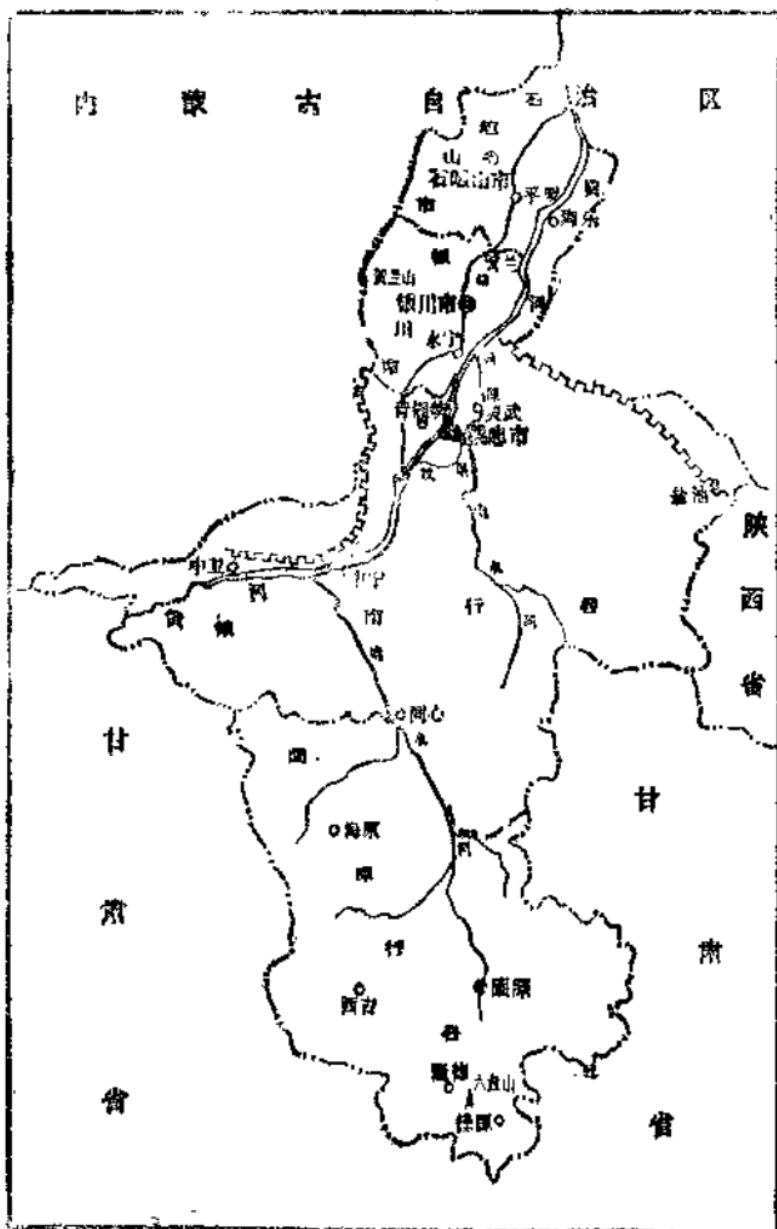
副主任：朱 玉 赵喜民 杨启伦 李天增

委员：（按姓氏笔画） 朱 玉 李天增

杨启伦 陈四长 何其昌 赵喜民

袁明仁 曹 彦

宁夏回族自治区



目 录

就从贺兰山开始	(5)
长城脚下	(20)
秦汉古渠话源头	(29)
凤凰城的传说	(39)
枸杞之乡	(54)
须弥石窟游	(66)
六盘山的足迹	(72)
“花儿”声声漫固原	(83)
闪亮吧，塞上明珠	(94)



塞上，这是一个多么神秘的字眼啊！它也许会引起你一种奇异的联想：荒凉的大漠上，空旷寂寥，没有山，没有水，没有一星绿色，没有一丝声响，仿佛时间也被天边的灰黄色沉云留住了，猛然间，哪儿飞来一排大雁，惊叫着，落向一堵高高的长墙。接着，烽火台上冒起滚滚浓烟，半空里响起了号角，一股黄尘卷来，杀出两队戎装武士。啊，真好象是补偿那千年寂静似的，旌旗猎猎，战马咴咴，呐喊声伴着刀枪的撞击声，震天撼地。然而，这一切又是那么短暂，一声呼啸，铁骑倏（shū）地驰去，这儿又恢复了沉寂，只剩下血红的夕阳，映着秋风瑟瑟（sè）的大地，染出一片铜色。转眼间，夜幕又降临了，它落得那么快，带起了寒风，扇得

星星眨眼，月牙儿摇晃，砌得边墙上的武士裹紧了战袍，使人想起《木兰诗》中的两句：“朔气传金柝（tuò），寒光照铁衣”。这，分明是古战场的景象啊！



也难怪，在古往今来人们的想象里，塞上总是和城寨、边墙、苍鹰、战马相连的。而我们的古代诗人也总喜欢用这种构想去谱写他们的《出塞曲》。那首有名的“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，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渡玉门关”，不只是摹写万里长城西端的嘉峪关外，也是他们对塞上的一种总印象。在他们眼里，塞上向来人烟稀少，单调荒凉，连最热爱生活的春姑娘都不愿意留步。如果说这里还有什么诗意，也不过是大漠孤烟，长河落日。而那位被称为诗中“鬼才”的唐代大诗人李贺写到塞上，则是“黑云压城城欲摧，甲光向日金鳞开，角声满天秋色里，塞上胭脂凝夜紫”，真是

满眼黑云紫气，虽说是雄壮得很，却不免露出怪异。不由得不让从未到过塞上的人感到骇怕。可是，说来说去，那些诗歌带有古代诗人们猎奇的味道。用它们概括古塞上并不全面，摹写新塞上更是失之千里。公正地说，塞上是雄浑的，也是绮丽的，如果说，古人曾把西湖比作西子，那么，我们的塞上倒是象那位古诗中的女英雄花木兰，既有叱咤风云的英姿，也不乏“对镜贴花黄”时的秀美。当然，当着你还不十分了解她的时候，也会使你陷入扑朔迷离之中。有谁不信，请到咱们塞上江南来。

——且慢，塞上江南？

是啊，地处祖国西北地区的宁夏回族自治区，是勤劳的回族人民聚居的地区。这里，古老的塞上风光和秀丽的江南景象奇妙地结合起来。“千里黄河，唯富宁夏”并不是妄称，历史上，她以优越的地理条件闪现过异彩，解放后，她又以娇美的新容展现在人们的眼前。说起来，她的面积只有六万六千四百平方公里，在我国省区里只能算个“小妹妹”，可是，这并没有减少她的魅力。那犹在的边墙、箭楼与烽火台只是她往日的装饰，如今，她已经换上了鲜艳的新装：嫩绿的防风林带是她编织的头环，

闪光的沥青公路是她飘舞的披肩，扬花的稻田与挂果的果园是她裙上的团花，市镇、矿区的灯火是她衣上镶嵌着的珍珠，而连结古渠的新河则象一条条金线银线，勾出她胸前那精美的图案。

哦，北方的小朋友，你不是想到“江南”看看吗？啊，南方的小朋友，你不是愿意在塞上寻觅家乡的景色吗？别着急，趁着我刚到宁夏工作不久，对一切都保持着和你们一样新鲜的感觉，就让我带着你们鼓起双翼的心，一块飞遍塞上吧！

就从贺兰山开始

—

来到宁夏以后，早盼着四处走走。可是，凭窗眺望，遍地鹅黄嫩绿，漫天飞絮扬花，又该从哪儿看起呢？

“喏，这儿。”乡音浓重的老马同志热情指点着我。

眼前横着一道紫艳艳的山峦，戳着天，接着地，自南向北，逶迤而去。这样的山，在北国太多了，山石裸露，象是天上掉下来的巨大陨石，含着铜，带着铁，闪着不知名的金属颜色。如果要把它拟人化，就更像敞开汗衫的北方农村小伙，炫耀着胸前和臂膀的结实肌肉；而那主峰顶上未溶的残雪，恰似扎在他头顶上的白羊肚毛巾，让人感到质朴、雄壮、别具风格。然而，眼前的山峰虽就是岳飞在《满江红》中提到的“贺兰山”，它难道能比得上泰山的壮丽、黄山的秀美、华山的险峻或是庐

山的奇谲(jué)多变吗?

老马看出了我的迟疑，笑嘻嘻地说：“一方水土，一方风物。你听说过没有，‘沙枣子开花香天下，塞上江南好宁夏；东有黄河一条龙，西有贺兰山宝疙瘩。’不入深山，怎知是宝，不登高远望，又怎么去看‘塞上江南’的全景！”

“好！就从贺兰山开始。”我终于动心了。

翌(yì)日，我们乘着卡车出发。结伴的有老马，还有一伙年轻人。春天乘敞篷车旅行是很惬意的事情，夜里又下过一场春雨，轻尘不起，浅草猛生，新绿的田野使人赏心悦目。那一股股爽而不寒的春风迎面扑来，摇曳着路旁的柳丝，揉拂着满天的杨花，一直把我们吹到远郊，送上渐渐陡起来的缓坡。此刻，夜里的游云还没有散尽，顽皮地遮着阳光，把它的影子投射在峰恋上。我捕捉着云影，心里却描画着山里的景象，啊，宝疙瘩，什么样的宝疙瘩，真象飞来飞去的云影儿，叫人难捉摸。

老马用胳膊肘碰碰我：“喂，看，这山象啥？”

问得真怪，北方的山疙瘩嘛，难道会象桂林的象鼻山，会有阳朔的“刘三姐”吗？可是，老马却不无自豪地高叫起来：“马，一匹飞奔的马！”

真是“看景不如听景”，经他一点，这贺兰山

仿佛动了起来。乍一看，还真象匹振尾扬鬃的骏马，鱼脊梁形的主峰高高扬起，犹如仰天长啸的马头；向南缓落的峰丘恰象扬起的马尾，向北耸起的山峦，是马儿腾起的前蹄。但是，老马却讲得更神，他说，贺兰山其实就是马儿山的意思。相传，很久很久以前，这里住着一个叫“曷（hé）拉”的部落，他们喜爱马，崇信马，全部的生活也仰仗于马。马皮用来制革，马奶用来酿酒，马肉用来果腹，马骨用来犁地，就连那细长的马尾巴也能制造琴弦，发出解愁消闷的好听的声音。那时候，这里并没有山，有着一望无际的草滩，而且，一泓（hòng）明月似的湖水晃动在草滩的中央，波光粼粼，浪花闪动，饮着部落的马群。人常说，马儿无首要“炸群”，那为首的马儿的名字也叫“曷拉”。它不同于凡马，长着龙头牛尾麒麟蹄。它的嘶声也特别，振鬃长啸，可以惊落吉祥的星星为人们祝福。啊，有了这样的神马领群，部落不就永远生活在欢乐里吗！不幸的是，一帮偷马贼眼红了，他们乘着“曷拉”闭眼打盹，用黑牛皮蒙住了它的眼睛，想把马儿偷到西边，赶过遥远的天山。可是，马儿闻惯了家乡的草香，闻得出湖水的味道，刚到湖滨，再也不肯走了，偷马贼用鞭打、用手捶、用短刀戳。愤怒的马儿甩

起后蹄，把偷马贼踢入水中，踩在了泥里，为了不让他们爬出来，一直踩着、站着，终于化成又一匹又高又大的石马。

神话毕竟是神话，但是，老马讲得也不全是编造。据历史学家考证，很早以前，这里确实是大海，再近一些，也居留过一个叫“曷拉”的民族部落，而且，贺兰山的周围也曾有过一种似马的野兽，叫作“曷拉”。那马大约是被当作图腾崇拜的对象，于是，部落起名“曷拉”，山名也叫“曷拉”。岁月推移，语音传讹，“曷拉”变成了贺兰，“曷拉”山也就变成了贺兰山。然而，不管怎样，神马的故事是很有趣的，反映了人们对幸福的向往以及对幸福被破坏的一种惋惜。

说话间，汽车沿着缓缓的坡路进山了。开始还没有什么，走着走着，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紫色山石的粗犷的线条不见啦，满目翠树繁花，色彩缤纷，应接不暇。那一蓬蓬高大的黄枫开出了金花，一丛丛矮矮的山桃挂落了红霞，一束束斜生的梅子绽出白色的花蕾，断裂的悬崖下，几枝早开的野百合扬起嫣红的脸儿，笑望着石壁上斜生的榆树。顺着山势向上，还有一层层郁郁苍苍的沙松、油松、马尾松、云杉……正看得出神，淡紫淡紫的花

瓣儿洒落一身，是汽车停靠路边的时候，挂住了石台阶上的丁香树桠！那丁香密集而生，掩映着一座高台大院，好象是旧时的大庙，门首挂着牌匾，上写“贺兰山小口子管理所”。

其实，说它是管理所，已经不很确切。这里驻扎了一批建筑工人，他们正在忙忙碌碌地修补路面，剪修自然林木，规划着一个美丽的游览区。是的，面对着这样一个景色天成的地方，谁不想给她锦上添花呢！看看她嵌在山腰的阁楼，散布在各个峰顶的小巧的庙宇和亭子，你会想到她的将来。无论从自然角度，还是从事业角度看，这儿都是在春天里啊！

太阳升高了，游云也已散去，春游的人们愈来愈多，我随着拥挤的人群，翻越着一座座小山，尽量向最高处攀去。山路是难走的，看时近，走时远，更有那山上的杂花野树不时扯着衣裳，和你开着善意的玩笑。足足用了两个小时，才攀上了眼前的一座高峰。我一边歇息，一边向上望，真是山外有青山，纵使余勇可鼓，也没有时间走到了。再向两侧看去，脚下的小口子也不过是山中花园的一座，目力所及，那种有着自然美的沟壑很有几条。老马接踵(zhǒng)赶到，拍着我的肩头说：“没能跨到马背上，却也踩上了马蹬，看啊，远远地看。”

天空是那样的晴朗，象一块水晶石。隔着水晶透视，一条白练似的大河横在天际。这就是黄河。河两岸，村庄历历，绿树萋萋，阡陌（qiān mò）纵横，渠网如织。星罗棋布的湖泊象是“曷拉” 唤落的星星，闪着银光。猛回头，我又被南边小山恋上的什么吸引住了，那是长城，我们古代的长城。啊！流不尽的大河，望不断的长城，塞上旧日的景物，托出“江南”的新姿，这是多么奇妙的结合！

二

傍晚，游人乘车归去，我和老马留在管理所借宿。老马也游兴大起，他说，顺着小口子溯（sù）上沟源，能看到名贵的贺兰石。如果是云雾初起的早晨赶到，若隐若现的石壁上，围绕着紫色的光晕，宛如彩云一般莹润。碰得巧，还会见着李贺所描绘的“端州石工巧如神，踏天磨刀割紫云”那样动人的采石场面。他还说，既已进山，就要不虚此来，何不再翻一架山，看看贺兰山的次生林区去。老马的主张我是求之不得的。次生林区，我从未见过，自然想看看。贺兰石，约略知道一些，兴趣也很浓。记得刚到宁夏，听说宁夏有五宝，简称“红、黄、蓝、白、黑”，红指枸杞，黄指甘草，白指滩羊皮，黑指发菜，蓝指贺兰石。其实，把贺兰石说

成是蓝色的并不妥当，因为它石质的百分之八十五是紫颜色，含有铁元素。深紫和浅绿相互衬托，恰似翡翠镶嵌在紫玉之中，显得分外雅致。有的还紫中嵌绿，绿中带紫，现出“三彩”，更显得好看。这种石料做为雕刻材料并不亚于玉石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里，就有一幅贺兰石雕刻的竖屏，博得了人们的赞赏。但是，贺兰石最有名的用途是制作砚台。因为它发墨快，磨出的墨汁三、四天里不会凝结干涸（hé），很受书法家和画家们的喜爱。人们常说的“一端二歙（shé）三贺兰”（注），就是把它和历史上有名的“端砚”、“歙砚”并列起来，誉为砚台中的上品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同志就曾经题诗说：“色如端石微深紫，纹似金星细入肌。”他不仅称赞贺兰砚石，还用它写下许多运笔如神的题辞和诗词。

关于贺兰石的传说也很多。老马就随口讲了一个：还是在秦始皇的时候，这里来了一员大将，叫蒙恬。他不仅领人建造长城，还亲自制造毛笔。人们都知道，在更早的时候，我们的祖先用刀“写”

（注） 端指广东省高要县端溪一带，歙指安徽省歙县一带。

字，刻在一块一块的竹板上，叫作书简。自从有了毛笔，写字方便了许多。人们说，蒙恬造的第一支笔大极了，笔管的尾端搁在咸阳城外，笔头架在贺兰山上。有笔就得有砚台，可那么大的砚台又去哪儿找呢？于是，蒙恬带着九十九个壮士，拿着巨斧，来到贺兰山里，他们先用斧头削切山石，砍成了贺兰山里的“笔架山”，接着，又在笔架山下凿了一汪大砚，日久天长，墨汁润泽，岩石就变成了贺兰石。

老马一边讲这段传说，一边笑着。因为，谁都知道，蒙恬并不一定是制笔的第一个人，更没有砍石凿砚的“神工鬼斧”。老马就问过地质部门，那贺兰石实实在在是一种十三亿年前生成的水成岩。只不过，人民善于把最准确的评价寄托在传说里。宁夏人在很古很古的时代，就参与了创造祖国伟大灿烂文化的活动，而动人的传说又给贺兰石和贺兰山增添了美丽的色彩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贺兰石的确是宝石，是能雕刻的宝石，能使祖国艺术增辉的文化之石。

就在我们谈天说古的当儿，天色暗了下来。爬了一天山头，是该休息了。余兴未尽的老马却把我扯了起来：“走，让你再去看看发光的宝石头。”

踏着朦胧的月色，我们来到白日里登临过的一座凉亭。山外是千家灯火，山里的沟谷溪壑轮廓可